

房文斋 著

一个残忍为千古所未有的帝王

朱元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毛泽东对放牛娃出身。没有门荫可依。没有背景。可靠。徒手夺取天下的朱元璋非常感兴趣。称其为。老粗能办大事。从「毛泽东年谱」中可以发现。在三大战役最为紧张而繁忙的时刻。毛泽东惟一阅读的书就是「朱元璋传」。

朱元璋

K827-48
Z899

-501

■ 房文斋 著

朱元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朱元璋

■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元璋 / 房文斋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2
ISBN 7-5317-1671-2

I. 朱... II. 房... III. 朱元璋 (1328~1398) — 传记
IV. K827-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2710 号

■ 书 名: 朱元璋

策 划: 刘 侠

作 者: 房文斋

责任编辑: 高 璐

装帧设计: 一 直

■ 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5002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fwy.com>

电子信箱: bfwy@bfwy.com

■ 经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: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■ 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张: 38

字数: 540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00 元

书号: ISBN 7-5317-1671-2/I · 1584



能下狠手做事辛辣的皇帝 前言

活剥人皮、挑断脚筋、剁手指、砍脚、断手、钩肠、割生殖器等……一幕幕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，竟然出自一个丑奇无比的放牛娃，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手。

七孔朝天、满脸布满细麻子，长相异特的朱元璋，生在贫寒之家，自幼就给地主放牛，受尽凌辱。少年时期，祸不单行，灾荒瘟疫双双使父母、兄长病饿而死，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在皇觉寺当了小和尚。饥寒使寺院也难逃厄劫，又沦落为四方乞讨的游僧，一路亲见贪官污吏对百姓欺凌、压榨，使百姓生存在凄惨冰凉的黑暗中，只有哭苍天，跪大地以求倾倒心中的悲愤。一场场惨不忍睹的事实，深深烙印在朱元璋那颗在流血，在哭泣，在颤抖的赤子之心，造成他当权后下狠手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的报复。

元末农民起义，朱元璋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，经过从小的历练，养成办事辛辣，同时又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，加上有勇有谋，肯打狠仗，深受重用，成为统兵一方的战将。并得到郭子兴信赖，将义女马秀英许配为妻，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马大脚——贤明的马皇后。

郭子兴病死后，朱元璋率兵南下，以南京为中心，逐步平定四方割据的诸王，推翻蒙元，创大明王朝，成为“由叫化子而一统江山”的开国皇帝。毛泽东对放牛娃出身，没有门荫可依，没有背景可靠，徒手夺取天下的朱元璋非常感兴趣，称其为“老粗能办大事”。从《毛泽东年谱》中可以发现，在三大战役最为紧张而繁忙的时刻，毛泽东惟一阅读的书就是《朱元璋传》。

朱元璋身感元末政治腐败，厉行改革，着手废除元代中书省行政制度，将政、军、财三大权集一身，空前加强皇权。对百姓的疾苦深记在心。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，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，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，百姓得以粗安，诚属难得。

为了整顿吏治，制定了严刑峻法，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迥异寻常的严酷手段。当时法令规定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





的官员，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；若是有敢阻挡者，即行灭家灭族。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，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，一律斩首示众，并处以剥皮之刑。朱元璋不仅把府、州、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，称为皮场庙，还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，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，不敢再犯法。像朱元璋这样使用严刑峻法惩治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，不仅亘古未有，也可以说空前绝后。

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，事必躬亲，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，但他的嗜杀也是无人能及的。世人耳熟能详的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”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，大杀功臣的事，但如果把刘邦与朱元璋相比，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因为刘邦不过是一个个地杀，而朱元璋则是一批批地杀。

为了江山社稷，朱元璋将有可能危及皇权安稳的开国元勋全都罗列进“胡党”，大开杀戒，令无数功臣人头落地，然而朱元璋并未罢手。十年之后，又以根除“胡党”为由大开杀戒。于是年过七旬的太师韩国公，朱元璋开国军师又是他儿女亲家的李善长被赐死，全家七十余人尽皆被杀。同时被杀者，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，总计先后株连被杀者超过三万人。

三年之后，朱元璋以谋反罪将功勋卓著的凉国公蓝玉处以磔刑，牵连到十三侯、二伯，前后连坐被族诛的有二万余人，逃过“胡党”罗网的元勋宿将几乎在这一案中被杀光。

朱元璋如此大规模地屠杀功臣，使明朝初期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一页，朱元璋也因此而成为“最能下狠手的嗜杀皇帝”。

本书对朱元璋的创业、勤政、惩贪、嗜杀和他颇富离奇怪诞的一生，作了全面生动而又活灵活现的介绍，力图告诉读者一个有血有肉、活生生的朱元璋。

目录

第一章 惹祸顽童 1

朱家几代漂泊，重八生不逢时。父亲欲摔死“讨债鬼”，险遭不测；老者说后有“大福相”，死里逃生。宰牛果腹，土坡称帝，孩子王何等威风；惩罚强梁，惹恼财主，穷孩子险些失学。早、蝗、瘟疫，双亲兄侄相继死去；举目无亲，皇觉寺里剃发出家。

第二章 托钵乞僧 25

古佛青灯，放鸭砍柴，学佛人无异于佣工。亵渎神像，报复师父，“老实和尚”并不老实。大灾荒殃及皇觉寺，朱重八托钵走天涯。寄宿无所，充饥无粮，托钵和尚尝尽人间悲凉。荒村遇险，桐阴结缘，亡命路上初尝红袖禁果。

第三章 泥沙鱼龙 53

重返皇觉寺，学经练卜筮。处处降弥勒，泥沙混鱼龙；百里访旧人，东岗闻凶讯。联络伙友遭痛斥，四顾茫茫无处；老友汤和诚相邀，从军濠州成奸细。郭帅识英雄，朱重八连建奇功；马女爱麻脸，乘龙婿步步高升。

第四章 西讨东征 75

蜜月甫满，朱元璋追逐寡妇；内弟告密，风流种被关禁闭。热饼伤胸，马氏堪称贤妇；虎穴救主，元璋不忘翁情。招抚驴牌寨，巧赚缪大亨；夜袭横涧山，增兵两万余。攻定远，夺滁州，朱元璋连得两城；论古今，说天下，悍总管喜获军师。

第五章 明枪暗箭 97

申述利害，战将再次救主帅；耳根发软，子兴两番起疑心。以少胜多，朱元璋智救六合；天地剧场，鲁莽汉不乏雅趣。忘却忧患，元顺帝深官成巧匠；奢望威权，郭子兴滁州欲称王。贪口腹，张天佑贻误战机；惊元使，朱元璋巧设“空城计”。严法纪，总兵威镇三军；救民女，元璋大得人心。义援德崖，朱元璋再遭谗忌；怒斥奸宄，郭子兴自知理亏。逮“狐狸”，子兴欲报旧仇；苦周旋，元璋险些丧命。



第六章 双娇奇缘 122

亲送生女，丈母娘自作媒妁；小姨做妻，朱元璋艳福不浅。郭山甫慧眼识大器，朱元璋欢心得娇娃。巢湖招抚，李扒头水师归附；胜利移师，双刀赵中途叛逃。彩轿翩飞，和州城空巷观婚礼；三人拜堂，朱元璋喜娶双娇妻。虎视江南，元璋雄心大起；扫清道路，蛮子海牙惨败。

第七章 飞跃天堑 148

飞跃天堑，采石矶大血战；勇冠三军，常遇春显神威。生异心，李扒头被沉江底；暗通敌，陈野先自寻死路。汤和献美，朱元璋又得佳丽；美人献计，散金银鼓舞士气。轻举妄动，郭天叙集庆丧命；勇克金陵，朱元璋大偿宏愿。

第八章 褒儒贬妻 172

困应天，吴公东顾镇江；苦肉计，徐达功高挨打。礼贤士，元璋觅伊、吕；缓称王，儒士献妙计。马夫人宽厚待众妾，孙绮云机灵识大体。旧情难忘，沐桃花千里寻夫；人阔心变，朱重八尼庵贬妻。

第九章 祸起萧墙 190

江南四雄各逞强，龙争虎斗不相让。陈保二归降又倒戈，朱元璋通好遭恶报。张士诚窥伺镇江，莽将军马陷泥潭。元璋拼死破长兴，徐达常州降官职。爱妾说情，轻得舌底三诺；内弟谋叛，难逃项下一绳。

第十章 羽扇纶巾 212

围婺州，妙计大破狮子车；严军纪，统帅手诛爱将子。朱元璋笃学孔孟书，方国珍误中安抚计。大老粗连得三杰，孔孟徒胸怀机杼。离间之计，巧除双刀赵；三顾之诚，感动大隐士。刘伯温陈说治乱计，吴国公开国有军师。

第十一章 内忧外患 234

朱元璋计保池州，陈友谅损兵折将。太平城，花将军凛然死；五通庙，陈友谅忙称帝。应天危急，伯温袖藏机杼；友谅惨败，两雄强弱转移。苗兵叛乱，张士信再遭败绩；洪都兵变，朱元璋祸不单行。应天府，邵荣阴谋弑主；刑场上，元璋痛洒恨泪。防内乱，大养义子兵；将在外，严禁用谋士。

盼刘基，朱元璋思贤，救安丰，聪明人拒谏。陈友谅倾国东征，洪都府坚城难攻。康郎山，朱元璋初告捷，搁浅滩，吴国公险丢命。用火攻，转败为胜，遭炮击，再次遇险。兵败山倒，陈部归降。驱鱼入网，友谅殒命。

严法度，挥泪囚侄儿；封吴王，元璋初受挫。引而不发，张士诚末路计穷，恃功骄淫，朱文正自毁前程。衣锦还乡，吴王濠州祭祖宗；探望野老，孝子不忘旧乡情。徐达重兵攻湖州，文忠不战收杭州。困旧馆，五太子成战俘；杀俘虏，朱元璋易旧辙。平江城破，妻缢妾焚，张士诚求死不得；应天受审，破口痛骂，阶下囚从容赴死。

吴王为圆皇帝梦，燕雀湖上建新宫。扫障碍，溺死小明王；借刀计，瞒过廖永忠。祭天地，刘基说谶语；纳嘉言，书壁警后世。捷报频飞，徐、常收复中原；攻占大都，元朝宣告灭亡。功成名就，朱元璋荣登大宝；封功赏爵，新皇帝频敲警钟。

垦荒积谷，务期以农兴国，珍惜人力，禁止民间蓄婢。京城献宝，沈万三反遭嫉恨；皇后说情，大富豪远徙云南。赐佳丽，龙恩优渥；杀妒妇，一箭双雕。皇帝欲做写真图，写得真的遭暗害。江南大旱，皇帝连宵祈雨；三天苦求，昊天依然喷火。

赠美女，刘基心如止水；写长文，太素屁股遭殃。日理万机，宵衣旰食；奖朴罚侈，精简文牍。爱生民，下马步行；揭贪官，授权百姓。惩贪贿，朱皇帝开杀戒；奖廉洁，“老实罗”受重赏。尊孔圣，高树圣人招贤旗；真求贤，瞪大眼睛紧握刀。

涂御诗，和尚险受惩处；仇元臣，危素无端遭辱。钱仲益拒召废右手；朱元璋蛮横删《孟子》。维护儒教，钱唐连



挨三箭；指斥嬉戏，宋濂贬官九级。大兴文字狱，臣民纷纷殒命；歧视南方人，科考搬演闹剧。吃“狗屎”，袁凯保得性命；留遗诗，王朴难逃冤死。

第十八章 股肱宰辅 448

起内争，中书省鸡争狗斗；怀戒心，朱皇帝昼惊夜惧。杨宪刻印自褒扬，胞弟弄权受劓刑。灯谜惹恼皇帝，京城百姓遭殃。杨宪构陷汪广洋，自取其祸；善长嫉妒刘伯温，两败俱伤。李善长罢归乡里，刘伯温遭害殒命。失宠信，胡惟庸锒铛入狱；抓胡党，朱元璋杀人如麻。

第十九章 杀机四伏 483

杀戒大开，数万无辜成胡党，说情不准，宋濂自缢成冤鬼。牵胡案，李善长险些遇害；为说情，智多星再次惹灾。开国元勋被抄家，七七老人上法场。“铁券”免“二死”，如同儿戏；功臣辩冤诬，置若罔闻。深宫惊噩梦，沉舟“功臣”难逃劫；东征擒降将，反目翁婿成寇仇。

第二十章 勋臣武将 510

勇不畏暴，道同为民捐躯；虐害广东，亮祖自取其祸。骨肉无情，文忠神秘死亡；郎中获罪，家人一同遭殃。功高震主，徐达终日惶惶；蒸鹅杀人，无须刀头滴血。胡美殒命，功臣血流成河；草木皆兵，利剑自然高举。

第二十一章 忠臣冤魂 541

皇太子成年早殇，朱皇帝忧虑成疾。骁勇善战，蓝玉所向披靡；赴宴失礼，皇帝龙颜震怒。蓝玉不知已失宠，邀功反成阶下囚。无端寻衅，功臣亲杀两儿；悲愤难抑，悍将当庭自裁。屠刀别指，冯胜深宫赐毒鸩；韬光养晦，汤和侥幸保性命。

第二十二章 金陵夕烟 572

朱皇帝后宫佳丽如云，穷光蛋不让秦皇宋祖。行云布雨，兴来宠幸万端；斧钺棍棒，厌时金口赐死。夕阳返照，自知时日无多；殉葬嫔妃，至死不忘享乐。朱允炆绕床问汤药，朱元璋衔恨上西天。新皇龙床未坐稳，燕王“靖难”大军至。金陵城头烈炎炽，叔夺侄鼎成新皇。

朱元璋

第一章 惹祸顽童

朱家几代漂泊，重八生不逢时。父亲欲摔死“讨债鬼”，险遭不测；老者说后有“大福相”，死里逃生。宰牛果腹，土坡称帝，孩子王何等威风；惩罚强梁，惹恼财主，穷孩子险些失学。旱、蝗、瘟疫，双亲兄侄相继死去；举目无亲，皇觉寺里剃发出家。

1

“

起火啦，起火啦——快来救火呀！”

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，扭动着一双小脚，在尘土飞扬的窄街上飞跑。她扎煞着双手，惶急地呼喊。叫喊声惊动了正在用早饭的孤庄村乡亲，人们闻声从屋子里跑出来，焦急地询问：

“汪妈妈，谁家起火啦？”

“呸，朱五四家！”汪妈妈向东一指，“朱五四的女人要生啦，不敢动弹！万一有个好歹，大人孩子两条命哟！”

人们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果见东面不远处，路北临街的两间茅草房中，滚滚浓烟挟着火苗，从门窗中升腾而起。人们急忙跑回家去拿水桶担杖等救火家什。汪妈妈扭头往回跑，她一面跑，一面哭着叨念：

“老天爷呀，俺作孽哟！光顾了照料女人，咋就忘记了灶塘里的柴火呢！要是让大火烧伤了人家的老婆孩子，俺搭上这条老命，也赔不上人家两条命哟！啊啊啊……”

朱五四的老婆陈氏，十月怀胎，早过了临盆期，圆圆鼓鼓的大肚子平静如初。不知是因为饥一顿饱一顿，营养跟不上，还是害怕到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上来，早该降临的小生命，丝毫没有挪动的意思。

今天早晨，陈氏忽然感觉肚子里闹腾，急忙打发丈夫去东庄请汪妈妈来给孩子接生。汪妈妈一请就到。进屋一看，除了半缸糙米，一瓢豌豆，再没别的好吃之物。急忙打发五四到自己家里去拿几个鸡蛋，带回点精米细面，给产妇补补身子。朱五四满怀感激，快步去了汪家。

汪妈妈抱来一大抱柴禾放到灶前，绾绾袖子，刷锅添水，锅底架上了火。一则，给屋子里添点暖和气儿；二则，孩子落草后，好干干净净地洗一洗。可是，她刚点上火不久，陈氏便呼痛不止。她慌忙把柴禾往灶塘里推一推，跑到床前照料产妇。不料，刚过了不大一会儿，便见亮光一闪，

低矮黑暗的小屋子顿时一片通红。回头一看，是灶塘里的火扒出来，把灶前的一堆柴禾燃着了。眼下久旱少雨，柴干火旺。没等她回过神来，是先忙活产妇还是先救火，飞窜的火舌已经燃着了两扇破门板。汪妈妈惊得一个趔趄，几乎摔倒在地上。顾不得去水缸里舀水灭火，一溜烟跑出去喊人……

等到乡亲们担着水赶过来，熊熊的火焰早已爬上屋檐，飞快向四周蔓延开去。人们呼啦啦涌上来，泼水的泼水，扬沙的扬沙，七手八脚，好一阵忙碌。多亏人多势众，大火很快被扑灭了。

人们正在庆幸朱五四家灾星远去，屋里突然传来“呜哇，呜哇”的婴儿啼哭。紧接着是汪妈妈呼喊：“朱五四，大喜了，是个男娃儿。”

一个小生命降临人间！

人们齐声叨念，朱五四福大。眼下天旱柴焦，火势极易蔓延，要不是人多救得早，不要说新降生的儿子，老婆也准得烧成灰渣渣！

正在这时，朱五四一只手端着个盛满白面的葫芦瓢，一只手捏着兜着鸡蛋的衣襟，风风火火地回来了。抬头一看，出现在面前的是散发着刺鼻焦糊气味的两扇黑门板，门前地上有一大片混着草灰的泥水。惊呼一声“我的妈呀！”双手一松，将葫芦瓢和鸡蛋统统摔到了地上。瓢里的白面撒了一地，十几个鸡蛋也摔成了一滩黄稀汤。

“朱五四，你个胆小鬼！——火救灭了，没烧着你老婆一根汗毛，用得着吓成这个熊模样！”有人开起了玩笑。

“嘿！还愣着干啥？快进屋去看看，喜事临门——你老婆又给你添了个大胖儿子哪！”有人抢着给他报喜。

“喜事临门？哈哈！”朱五四摊开双手，狂笑起来。接着，大步奔向屋里。

汪妈妈已经将产妇收拾停当，又用一块破红绸子将孩子包裹好，送到产妇身边。朱五四来到床前，将老人拨到一边，伸手到老婆怀里抓孩子。

“愣头青，慢着点！”老婆急忙将儿子往怀里拉，“毛手毛脚的，有你这么亲孩子的吗？”

“什么——亲孩子？哈哈！”朱五四又是一阵狂笑，“我要摔死这个丧门星！”

“你疯啦？孩子刚落草，没招你、惹你，你干吗要摔死他呀？”陈氏双手搂紧了儿子。

“五四！”汪妈妈急忙近前劝解，“你今日中了哪门子邪？进门不问是非情由，把气出在刚下生的孩子身上——你怨差了人！今日这把火，怨不着你婆娘，更怨不着孩子，是俺粗心烧起来的。你要摔、要打，朝俺来就是了！”

“汪妈妈，俺可不是冲着你老人家来的，俺是嫌自己命苦。”朱五四的口气软了下来，“眼下兵荒马乱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现摆着五个张口兽俺



朱元璋

都养不活，再添上这么个讨债鬼，俺这一家人，不叫他妨死，也得跟着他饿死！”五四双手抱头，蹲在了地上。

“哼！圣人说：‘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’。”陈氏在床上伤心地哭着，“受苦遭罪，怨咱们的命不济，怨不着孩子，更怨不着俺们女人！”

“谁说怨不着你们女人？这群讨债鬼，哪个不是你拉下来的？给我们添穷、添烦，就是你们的能耐！”

“汪妈妈，你听听，这是说的人话吗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哪个孩子不是他们男人穷找乐子，抖擻上的？自己撒上穷种，倒埋怨女人有罪过——真是没良心！”女人一面哭，一面数落，“你寻思俺们愿意找罪受？十月怀胎，三百天受罪；身子重，两腿肿，大命换小命，不差其死过一回！哼，穷急了眼，耍犟驴，要摔死孩子。有本事去把鞑子赶跑，把欺负人的老财们摔死。拿着老婆孩子撒气，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”

“你寻思着——我不敢？”朱五四忽地从地上站起来，再次扑到床前，“他娘的，连我自己都活够啦！”

“五四！你疯啦？”汪妈妈用力拉住朱五四的胳膊，“还是那句话，老婆孩子没有不是。要撒野，先朝我老婆子来！”

“操他娘，俺倒透霉啦！啊啊啊……”朱五四捶胸顿足，大哭起来。

也别怨朱五四撒泼发火，他是被饥饿和穷困吓怕了。从他记事的时候起，朱家就从来没有跟穷鬼分离过。

2

朱五四的祖籍原是沛县，跟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是同乡。不知哪一代祖先由沛县迁到了句容县。他的曾祖名叫朱百六，百六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名四五，次名四九。四九生了初一、初二、初五、初十，四个儿子。长房初一，就是朱五四的父亲。五四有个哥哥五一，出生于至元十二年（1275年）。宋元以来，没有职事的平民百姓，一般不起名字，以父母年龄之合，或者弟兄的行辈顺序作名字。五四出生那年，父母的年龄之和是五十四岁，他就成了“五四”。不用说，他哥哥五一出生的时候，父母的年龄之和是五十一岁。

就在那一年，忽必烈派将军率二十万大军南下。拔襄阳，攻汉口，沿江东下，直扑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。第二年二月，攻破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南宋丞相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节节败退。文天祥不幸战败被俘。张、陆等南宋忠臣，在广东新会崖山，作了最后的壮烈搏斗，最终没能挽救南宋政权的灭亡。

忽必烈统一中国后，中原百姓成了听凭元朝驱使的顺民。他们被编入固定户籍：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灶户（煮盐）、儒户、矿户等，分别承担

不同的赋税和劳役。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“淘金户”，每年被逼着交纳一定数额的黄金。初一不会淘金，句容县也不出黄金，只得全家逃亡。一路乞讨，辗转来到泗州盱眙（今安徽盱眙）。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。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，垦荒种地，日子渐渐有了起色。五一、五四两个儿子先后娶上了媳妇。

朱五四的媳妇比他小五岁，娘家姓陈，父亲曾在南宋名将张世杰麾下充当亲兵。崖山之战惨败后，侥幸逃得性命，历尽艰险从海上逃回老家扬州。为了逃避元军的搜捕，老家待不住，偷偷迁到盱眙县津里镇，靠巫术和占卜为生。他膝下无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长女嫁给季家，二女嫁给了朱五四。

这位二姑娘，面容娇美，手巧心慧，自幼得到父亲的钟爱，教她读书识字，并传授些古今兴替、时风世俗等方面的知识。在当时的乡间女人中，像陈姑娘这样知书明礼的女子少之又少，因此，颇得全家人喜爱。朱五四也认为，新媳妇一定能给他的后半生带来幸福安泰。殊不知，这只是一厢情愿，幸福美满永远也不属于寻常百姓家。朱家没过上几天安顿日子，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接踵而来。

按照元朝规定，淮河两岸百姓要交纳田税、丁税和科差。田税每亩三升，丁税每人三担。丁税是田税的一百倍！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入仓，每担再加鼠耗三升。科差包括：丝料、包银、官吏俸钞。即每户要交纳丝一斤四两，包银四两，官吏俸钞一两。此外，民户还要负担筑城、修河、造船、运粮、打马草、造甲杖等徭役。富裕户还要负担里正、社长、看守仓库等职役。这些职役的费用，往往又摊派到小户头上。如此沉重的负担，平民百姓哪家吃得消？初一夫妇亡故之后，五四兄弟已是家徒四壁，只得再次流浪。兄弟俩先逃到五和县，后来又到处县停留了一阵子，最后，来到钟离县东乡暂住下来。

俗话说，破衣虱子多，穷人孩子多。这时，老大五一已经有了四个儿子：重一、重二、重三和重五。老二五四生了三个儿子：重四、重六、重七和两个女儿。一家七张口，已经使五四无力应付，如今老婆又生下个“重八”，岂不是黄连树上挂猪胆——苦上加苦！难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一听说添丁的“喜讯”，便像祸事临头似的，抱头恸哭，非要把孩子摔死……

“五四，你一定要摔死儿子，就先把俺打死！”陈氏搂紧儿子，放声大哭。

正吵得不可开交，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须发幡然、仙风道骨的老人。他进了屋子，冲着气势汹汹的莽汉笑道：

“嘿嘿！朱五四！我在外面听得明明白白，你想摔死自己的儿子，是吧？好嘛！虎毒不食子，莫非你比老虎还狠毒？早知如此，当初何必造这孽？”老人近前瞥一眼仰卧在床上的婴儿，回头说道：“朱五四，你近前好好看看你儿子的相貌。”



朱元璋

朱五四根本没有在意儿子是啥模样，一听老者的话，近前俯身一看，立刻大嚷起来：“老天爷呀，吓死人——一个丑八怪呀！”

“嘿嘿，庄稼人懂什么！你再仔细看看。”老者指着孩子，露出一副惊骇的样子，“你看这脸面：天庭高昂，地廓前仰，眉骨高耸，鼻翼横展，双耳外翘，脸庞修长——此乃世所罕见、大福大贵之相也。”说到这里，老者伸出右手，掐起了手指头：“今日是天历元年——戊辰年，九月十八日。‘天历元年’，乃是新纪开元之年；这戊辰，乃是龙兴之期；九月十八，乃是难寻难觅的黄道吉日。孩子选在三祥并臻的吉年吉日吉时降生，尔后，即使不出将入相，也是富贵尊荣不可限量也！”

“算是你老人家说的在理。那……”朱五四根本听不懂老者所说的一大套吉凶阴阳的话，只觉得人家是远近左右闻名的大学问人，大概不会胡乱欺骗自己。“那，为什么这孩子一落草，就给俺带来一场大火呢？要不是乡亲们救得急，俺这个家早没了！照俺看，这是个满斤足两的丧门星！”

“嘿！这怨不得天，尤不得人——怨你自己家里有邪气！”

“就算是俺们家里有什么歪气、邪气。可，俺们家从来也没起过火呀？”

“嘿嘿，贵人岂能驾临寻常地方。”

“你的话俺不懂。”

“要是没有这把天火，驱除干净这座房子里的阴寒邪祟之气，就凭你这两间破房子，能担得起大福大贵的孩子？五四，信不信由你，尔后，你家的荣华富贵，全在你的小儿子身上！”

老人拱拱手，扬长而去。朱五四摸着稀疏的短胡茬，久久愣在那里。他根本不相信，一个有着讨浪子命的人，能生个给他带来大福大贵的儿子。当然，朱五四更想不到的是，这个让人不敢睁眼看的丑八怪，四十年后，能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。

3

陈氏躺在床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心想，白胡子老人一席话能使得耍横撒野的愣头青蔫了，蹲到地上低头扯胡须，足见他对贵人降临的话有几分信服，索性顺着话头再吓吓他，免得他以后上来牛脾气，动不动拿着老婆孩子出气。

“孩子他爹，你过来。”她抽抽噎噎地哭着，温语呼唤。

“干啥？”朱五四头触着膝盖，动也没动。

“过来呀，俺有体己话跟你说呐。”

“哼！你能有什么体己话说？”嘴上这么说，他却站起来，挪到床边，

一屁股歪坐在床沿上。

陈氏语气郑重地说道：“今日傍晚天，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……”

“俺没有闲工夫听你说鬼呀、梦呀的！”五四拔腿要走。

“咳！慢着。那可不是五不拉、六不拉的闲梦，是对咱们家大吉大利的上等好梦。”

“那……你说说看。”他又坐了下来。

“俺在梦中遇到了异人呢。”

“你快说，碰上了啥异人？”

陈氏望着丈夫的脸，神色肃然：“俺在东岗上剜野菜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来了一个白须白发、手摇拂尘的老道士。他来到俺的面前，眼笑眉开地说道：‘施主，你大喜啦！’俺说：‘俺家穷得饭都吃不上，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，哪来的喜事？’老道说：‘今日你家贵人临门。你赶快回家，收拾收拾迎接贵人吧！’俺一觉醒来，就觉得肚子里闹腾得紧，赶忙叫你去请汪妈妈。这不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孩子就降生啦。”她压低了声音补充道，“孩子的外公在世的时候，经常跟俺说，梦见和尚道士，大吉大利。说不准，这孩子真有大福分呢。”

“咦？你的梦，跟刚才那老者所说的，全都对卯对榫呀！孩子他娘，有这样的梦，你为啥不早跟俺说呢？”

“唉！俺是不敢相信，那样的好运，能真的轮到咱们穷鬼头上。再说，你整天拉着张长脸，恶鬼判官似的，谁敢招你惹你？万一不灵验，不得让你骂死？俺就是有满肚子的梦，也只能让它烂在肚子里呀。”

“咳！都怨俺，都怨俺。俺天生这么个熊脾性，你别拿怪。孩子娘，你还梦见了什么？赶快都说出来，让俺好生乐呵乐呵！”

“好梦，做得是不少。”

“你快说！”

“好吧。俺再说一个给你听。这梦，大约有十多月啦。”陈氏眨眨眼睛，仿佛在回忆。“有一天俺梦见从天上飞下一位白袍仙人。他双手交给俺一粒仙丹，说吞下肚子去，准生贵子。那仙丹，足有樱桃那么大，光亮通红。俺接过来一试，沉甸甸的，闻一闻，香气直往鼻孔里钻。俺赶忙喝口水，一仰脖子吞了下去。只觉得连嗓子眼儿里都喷喷香，浑身舒坦得很。打那以后，孩子就上了身。孩子爹，你说，这梦奇不奇？”

“这么说，是神仙给咱们送来的小儿子呀——好梦，好梦！”五四深情地望着闭目沉睡的儿子，咧开大嘴笑了。“嘿嘿嘿！孩子他娘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啦。你还记得不？有一天，俺爬到你的肚子上，就闻到你的嘴里香喷喷的，你还说俺胡编瞎诌呢。八成，就是你吃了仙丹那一天。这么说，咱们两口子，兴许后半辈子时来运转，要跟这孩子享几天清福啦！”

“唉！刚才那老人不是也这么说吗？不过，要是光想着尔后享福，不



朱元璋

想想福是从哪儿来的，亏待这孩子，只怕福气也就没啦。”陈氏伸手指指儿子，“你知道孩子身上这块红绸子，哪儿来的？”

“咦——从哪儿弄来的？咱们家可没有这么好的东西。”

“就是嘛。这是三天前，俺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拣来的。你想呀，好端端的一块能派上用场的绸子布，谁舍得扔掉？分明是哪路神仙专程给孩子送来的。”

“哎呦呦，俺的娘呀！不得了——这孩子！”五四一拍床沿站了起来，盟誓似的说道，“孩子娘，你放心，往后俺会拿着俺的小儿子当亲爷祖宗待。俺向你赌咒，俺要是掴他一指头，就不是爹生娘养的。俺就是自己冻死、饿死，也不能让咱们这宝贝儿子受半点委屈！”

4

俗话说：“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疼小儿。”但朱五四是例外。每当饥寒交迫，或者租税逼到头上的时候，常常忘记自己的旦旦誓言，把走错了门户的小儿子，看成是讨债鬼、丧门星。

费尽心血力气，也无法将七口之家一日三餐准备停当的家庭主妇陈氏，更为再添一张口而满心忧虑。当那位老者说自己的儿子如何有福相时，她就在心里暗暗发笑，因为她觉得那不过是好心人的劝人方。汪妈妈刚将孩子送到她的跟前，她就看得明明白白，这孩子奇丑无比。人们都说：“月子里的孩子丑过驴”。生过五个孩子的母亲，对孩子有着天然的敏感。孩子落草后，只要看上一眼，长大后貌相如何，就能猜个八九。不要说前面的三个儿子、两个女儿没有这样的相貌，就是找遍了孤庄村，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丑相。可是，孩子再丑，也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将他摔死，更不想因为自己又生下一张口，将把柄落到男人手里，整天把“添穷鬼”挂在嘴上。情急之下，她连编两个“好梦”，连在河边洗衣裳无意之中拣回的一块破绸子，也说成是神仙所赠。

正像俗话说说的：“一个方子治一种病”。三头牛拉不回来的倔汉子，对于神仙鬼魅一向心怀崇敬，不但对老婆的胡编乱造信以为真，不敢再使横撒泼，而且发誓要拿儿子当心肝宝贝。陈氏在心里暗暗高兴。使她想不到的是，等到她的丑八怪儿子成了“真龙天子”，她的信口编造，竟成了传遍天下的神奇灵异：道士送仙丹，是神仙送子；拣回的破绸子是天神送的“红罗帐”，连差一点将孩子大人一起烧死的大火，也成了驱赶邪祟的天火，明君出世时的吉祥红光……可惜，等到一切都“灵验”时，五四夫妇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“大福大贵”的小重八，没有给贫寒的朱家带来福分和嚼裹儿，一张小口却像个漏斗——小小年纪，饭量比三个哥哥大得多。朱五四常常总

记当初的誓言，恨不得将小重八一脚踹死。无奈，刚要抬起脚，妻子挡在前面：

“作孽哟！发下的誓言，立起的牌坊。自己违誓背约，当心上天报应！”陈氏高声进行恐吓。见丈夫把满腔怒火咽回去，憋得满脸通红，心里隐隐作痛。拉过他的手，温语相劝：“孩子爹，人是一棵大树，可不是一棵庄稼，春天播下种，秋天就收成。孩子要给咱们家带来富贵，也得耐着性子等个十年二十载的，等到他长大成人呀。像你这样，猫跳猴急的，有点福分也叫你抖擻干净啦。”

“孩子娘，你打心眼里相信，这孩子有福分？”

“咋不信？你难道看不见，他越长越是一副异相，尔后没有大出息才怪呢！怕的是，你这副贱骨头担不起这个有福气的儿子！”

五四觉得理屈，扭头蹲到墙旮旯，高一声低一声地叹气。

陈氏并不是违心地劝慰丈夫，这是发自她内心的声音。当初，她何尝不是认为自己生了个其丑无比的孩子！她甚至觉得，见了人头都抬不起来。好长一段时间，不愿意仔细端详孩子的脸。那像一个歪倒的“山”字似的丑脸，一看就让她心里酸酸的……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小儿子那张棱角分明、五官独特的长脸，忽然变得好看起来，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耐看劲。陈氏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。从此，她总是喜欢多看小儿子几眼。越看，越觉得那不是丑陋，而是奇异，是常人所没有的刚毅福相。不由想起皇觉寺里那位手擎宝剑的黑脸金刚，使人于恐惧之外生出几分敬仰。当初，她多次听到会占卜相面的父亲说过，有奇命者，必有奇相。如此看来，这孩子尔后必然不同寻常。念头这样一转，疼子之心油然而生。邻居家给几颗红枣、黄杏，亲戚家送几个糯米蒸糕，白面饽饽，她总是藏着掖着，偷偷塞给小儿子。逢年过节，无钱给孩子买新衣，她就拆旧改新，浆洗得挺挺括括，孩子穿到身上来到人前，比别的孩子还显得精神利落。

聪明乖巧的朱重八，没有辜负慈母的疼爱，小小年纪便善解人意，在父母面前特别礼貌懂事，拿得动的帮着拿，干得起的帮着干。陈氏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儿子。六岁的时候，就教他念书识字。不到一年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等，他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。陈氏见儿子天资好，有灵性，更加上心地教导培养。重八九岁那年，她终于说通丈夫，破例让小儿子进私塾，跟一位老秀才读书。重八不负父母的期望，读书特别用功。老塾师经常当众表扬：

“吁唏！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哉。小重八固然貌相欠佳，然而聪慧异常，抑且读书用功。如能持之以恒，而后仕进之路，宽广畅通。朱五四家门楣光耀，乃在意料之中也！”

可是，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让老秀才大伤脑筋的事。

